

1972年1月21日，24歲的南斯拉夫青年薩扎什在法蘭克福因偷竊罪已被判處6個月監禁，另外由於他在斯圖加將犯有破壞盜竊罪，地方法院對他提出指控，因此他於1月25日被押往該城，審判定於1972年6月5日。薩扎什出庭了，他長得不像個地中海人，倒像個北方人，高高的個子，滿頭金髮，警察押著他走進法庭，把他帶到他該坐的位子上，然後關上被告席旁邊的小矮門。這一切全都平平常常，沒有什麼異樣的地方，薩扎什彎下他高大的身軀，好像要坐下來，他的藍眼睛掃視了一下整個大廳，他的舉動不像一個要坐在被告席上的被告。

人們從沒見過一個被告斜靠在他的椅子邊，一隻手放在欄杆上，另一隻手插進兜裏；人們從沒見過一個被告竟把左腳放在椅子上，審判長終於意識到發生了不尋常的事，因為他從沒見到過一個被告如此漂亮地縱身一躍翻出了欄干。此刻被告手裏拿著一支很大的手槍，另一隻手拿著一個信封，正站在證人入庭口。

審判長驚叫了一聲，隨著旁聽者也大叫起來，昏了頭的警察從位子上站了起來，但他沒有動，高大而靈活的南斯拉夫人的手槍正對著他，在一秒鐘之內，所有人的目光都盯著被告者拋向審判長的信封。

之後，審判長恢復了鎮靜，用腳踏響了震動整個法院的報警器，並大聲喊道：「抓住他！」但是被告已在警察和嚇呆了的證人的鼻子底下逃跑了。

三個法官的目光轉向信封，裏面寫著幾行漂亮的大字，「我是無辜的，我的一生是為平等、博愛的理想而戰，因此我有權得到友好的對待。但是我寧願逃跑，因為我不相信你們的法庭。薩扎什簽字。」

尖聲刺耳的警笛迴響在整個法院，法院的工作人員和警察互相碰撞在一起，不知所措。

逃犯三步並作兩步地跳下樓梯，衝進了檢察院專用的衣帽間，薩扎什用槍頂住一個神色驚駭留看小鬍子的律師。

「你過去嚐過槍頂住鼻子的滋味嗎？」他說著，聲音比較溫和並帶有鼻音，「沒有吧？那麼好，安靜點，免得在這兒打個窟窿。」

他一邊說著，一邊打開一扇窗戶，跳到4米以下的停車場，一個離他最近的追捕者是個矮胖子，但他追到衣帽間，看到窗戶大開著，猶豫了片刻。

「您不能往下跳，」留小鬍子的律師看到追捕者與仿仿佛田徑運動員似的逃犯之間的差別，就勸告他。

但為時已晚，小矮胖子已縱身跳下，留小鬍子的律師扒著窗戶望去，只見他疼得在停車場的地面上縮成一團，律師只好撥通電話，叫急救車。

市警察局開始大追捕，在法院300米範圍內的大街上，有人對警察指指一家大商店。

「在那兒，他在那兒！」

「你們怎麼知過？」

「他跑著，手裏拿著槍，長得很高，金黃頭髮，穿著灰制服。」

在極短的時間內不能說得更細了。警察封鎖了的有商店入口。然後在兩個小時之內搜查了整個商店，從地下室一直到最高一層。最後警長搜到通向平的樓頂也沒見到一個人，他得承認危險的逃犯並不在這座樓房裏。

逃犯在法國邊境上，他是平平靜靜地乘著出租車到這裏的，司機看見他同一輛坐在掛法國車牌的「標緻」車上的人交涉著，然後薩扎什上了車。出租車司機調了一下頭，看見「標緻」車正常地通過海關，海關檢查員和邊防人員沒有發現車裏有任何不正常現象，就放行了。

薩扎什到了法國，爲什麼？在哪兒？誰是薩扎什？在威斯巴登的國際刑警組織分部同設在法國聖克勞德總部取得電傳聯繫，要求得到逃犯詳細情況。然而在國際刑警組織中這將引起大風暴的案件，其開始時卻是默默無聲的。資料員毫無熱情地開始尋找南斯拉夫籍青年薩扎什的材料，但一無所獲。

在逃跑案的資料裏也沒有，參考了所有可能確定其身份的資料也沒有與此相似的，因此，威斯巴登國際警組織分部又寄來薩扎什的指紋和照片，資料員又在檔案裏尋找，仍一無所獲，卡片上總是寫著「查無此人」。

之後突然案情有了轉機，就在負責此案的警察與法國內務部聯繫，通知法方一名叫薩扎什的罪犯從斯圖加特的法庭裏逃跑已進入法國國境時，法方冷淡地回答道：「謝謝您提供的情況，薩扎什大概就是同兩個人質藏在斯特拉斯堡火車站的那個人。」

邊境城市的警察局互相認識。他們通電話很方便，斯圖加特警察局因此直接接通了斯特拉斯堡警察局而沒有通過國際刑警組織。

帶槍的逃犯是很危險的。斯特拉斯堡警察局向摩托憲兵隊求援，兩名憲兵認出了標緻車，但是，不得不打消截車的念頭。開車的是一名 35 歲的好像高級職員的男子，戴著眼鏡和一只金手鐲，他放下車窗，在他身邊坐著一個老婦人，用手敲著掛在胸前的裝飾品，高級職員抽搐著臉頰，露出奇怪的笑容：「如果你們要讓車停下來，他就會殺死我們。」年輕的高級職員說。

在車的陰暗處，一個憲兵看見了一支插在那老婦人脖子上的手槍，憲兵猶豫了一秒鐘，就在這功夫，汽車開走了。他們只得尾隨著車來到斯特拉斯堡火車站，用無線電通知了憲兵司令部。

在斯特拉斯堡火車站，兩名人質雙手高舉著穿過人行道，進了候車室，後邊跟著高大金髮的薩扎什，火車站四周出現了著裝的警察和便衣。

「注意，逃犯手上有武器，並劫持了兩名人質。」憲兵提醒道。

就在警察當局和區政府制定行動計劃的時候，火車站前探照燈大亮，幾分鐘內就要包圍整個火車站。此刻響起了哨笛聲，一輛火車開動了，胸前掛著裝飾品的老婦人從明晃晃的燈光下走出候車大廳。她身穿一套咖啡色絲綢套裙，頭髮仍是梳得整整齊齊，她一隻手一直敲打著掛在胸前的裝飾品，另一隻手提著一只鱷魚皮提包。她感動地看著朝她跑過來的人們。

「我沒事，」她對一名從救護車上跳下來的護士說。

「另外一名人質呢？」省長的代表問。

「他是我女婿。」

「他在哪兒？」

「他把我女婿扣下來了。」

看到她周圍的人交換著不解的目光，老婦人又補充道：「如果你們能放過他，我相信，他不會對我女婿下手的。」

幾秒鐘後，老婦人又用令人感動的聲音補充道：「另外他也不在這裏了，他上了剛剛開往盧森堡的慢車。」

警察局長為進一步弄清情況把老婦人帶走了，這時火車站的探照燈熄滅了，警察們上了車。警察局長要求所有的地方警察局監視到盧森堡的慢車的所有停靠站。

在我們生活的今天，抓人質是一個很普通的事，一名 24 歲的青年持槍從法院裏逃出來，抓了人質，警察局不可能對此人一無所知，很可能是個狂妄的壞分子，儘管他自稱他的舉動是有理想有動機的。邊境警衛和盧森堡警察局接到捉拿逃犯的通知，與此同時，聖克勞德國際刑警組織總部馬上發出了綠色公告，即通知歐洲各個國際刑警組織分部協同捉拿逃犯。

盧森堡警察局從來沒有處理過人質案子，等待著電傳送來更詳細的情報……至少他們要知道誰是薩扎什，為什麼偏偏坐上到盧森堡的慢車。就在這個時候，火車大概已經通過盧森堡邊境了。盧森堡警察局該怎麼辦？該不顧一切去拼命嗎？該同逃犯談判嗎？假如他逃跑成功了，一個像巴掌般大小的國家該怎麼辦？最奇怪的是這個男人僅僅為一個不算大的罪名而冒如此大的風險……？也許這個大男孩驚慌失措了，他的表情不像個職業犯罪分子，但他不傻，也許他根本不在開往盧森堡的火車上。

在盧森堡地方警察局裏，一名帶鬍子富有經驗的老警察和藹可親地詢問著掛裝飾品的老婦人：「那麼，如果我弄明白了的話，他在第一站台放了您，火車就停在這個站台嗎？」

「是的。」

「那麼您沒見到他上了開往盧森堡的火車。」

「沒有。」

「那麼您為什麼對我說他上了火車呢？」

「是他跟我說他要上開往盧森堡的火車。」

「但是他怎麼知道這是開往盧森堡的火車呢？既然他在第一站台根本看不見這趟火車。」

「我不知道，但我只知道他對我說他要上這趟火車。」

警察舔了一下他的鬍子，睜大眼睛看著受騙的老婦人，她馬上閉口什麼也不說了。事情有點兒講不通，為什麼逃犯會在釋放人質之前告知他的行動意圖？假如不是欺騙警察的話，別無解釋。老警察知道他的同事受騙了，他馬上拿起電話。

一打穿便衣的偵探像一群烏鴉似的雲集斯特拉斯堡火車站，他們向站長、職員、報販、售票員和要飯的打聽，沒有人見到逃犯和人質，然而騎摩托的憲兵看見他消失在候車大廳裏，手裏拿著一枝槍，人質走在他前面，然而這場面應該十分引人注目！警察無目的地搜查了火車站，當然一無所獲。邊境警察局通知：在開往盧森堡的火車上未發現逃犯和人質。

盧森堡警察局極了口氣，斯特拉斯堡警察局推斷出他們大概上了開往巴勒的火車。巴勒在瑞士，必須通知瑞士警察局。

18時30分，身穿綠色制服的警察已包圍了從斯特拉斯堡開來的火車，他們搜查了所有的車廂、包廂和廁所，一切按要求進行，每個旅客的身份都經過審查，結果是逃犯和人質不在列車上。

警察局惱火了。這時一輛出租車停在斯特拉斯堡省政府前，一名大約35歲左右，戴著眼鏡和金手鐲，樣子像高級職員的年輕人要求會見當局。

「我就是人質。」他說。

幾分鐘後，人質做了如下敘述，警察們聽了目瞪口呆：「我和我岳母同意把逃犯帶到邊境線上，他自稱要搭車。當我們排隊過海關時，他用德語對我們說：「得幫助我通過海關，我是逃犯，我沒證件。」我岳母和我轉過頭去嚇了一跳，我們見他正用槍威脅我們。正當我不得不朝前看，跟著隊伍慢慢前行時，我聽到一直不停看著逃犯的岳母問他：「這是什麼奇怪的手槍？」那人沒有回答，我岳母堅持問道：「您真有一把奇怪的手槍。」我們正要過海關時，她堅持道：「如果您要我什麼也不說的話，告訴我真相……」他猶豫了片刻，然後他說出真相……此時邊境警察看見我們笑得前仰後合，竟沒有查看我們的證件。」

「有什麼可笑的？」官員問道，「他的手槍是用麵包渣做的。」

「什麼？」

「麵包渣，是用麵包渣做的，我向您保證，另外，我還用手摸了摸。在路上他給我們講了他逃跑的過程，他笑著，好像他剛剛開完一個大玩笑。他承認當小偷只是偶一為之，他沒有幹指控他的那次破壞性盜竊，的確他完全是個無辜的樣子。」

國際刑警組織的專家忠實地畫出了薩扎什威脅歐洲警察局的那支製作得十分粗糙的手槍，從遠處看完全可以嚇唬人。

原來薩扎什在監獄裏呆得無聊，他決定開個玩笑，他仔細地畫了手槍的樣子，在另外一張紙上他細心地畫了手槍的各個部分，以便製造出逼真的手槍來。

但是到哪裏去找必要的材料呢？由於他每天只能吃到麵包和讀到報紙，他想到把報紙燒了，然後把紙灰揉在咬碎的麵包裏，用手捏出手槍的各個部分，由於材料不那麼結實，他在裏邊放了火柴，另外用一塊罐頭盒裝飾槍柄。它的外形幾乎完全跟真槍一樣。

這就是薩扎什講給年輕的高級職員和他岳母聽的故事，他們連想也沒想就當了逃犯的同謀，首先年輕人欺騙了兩名騎摩托的憲兵，然後是老婦人謊說他上了開往盧森堡的火車。老婦人在警察的追問下才意識到他們舉動的嚴重性，而她女

婿卻在 3 個小時之後才說出真相，讓薩扎什有足夠的時間離開斯特拉斯堡。國際刑警組織下令歐洲所有警察局處於戒備狀態。

薩扎什終於在巴黎落網了，他兩罪俱發，被合並判處 5 個月監禁。由於他現在就處在拘留期，所以他只關了 14 天之後就被釋放了。

老婦人被警察局保釋了，但年輕的高級職員卻被指控為非法越境分子的同謀犯、做偽證欺騙警察等等，他大概很後悔，也許他現在還為此感到好笑，誰知道呢？

------(完)